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渚紀聞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朱炳

謄錄監生臣曹勲祖

欽定四庫全書

春渚紀聞卷八

宋 何遜 撰

雜書琴事

墨說附

辨廣陵散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臯又從而為之說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母丘儉諸人繼為揚州都督咸謀興復俱為晉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

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臯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
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為揚
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
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為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喜
甚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
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
日烏戍小隱聽照曠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以感動
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記坐人所舉

琴事參而書之

六琴說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弦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
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為九漢高祖入咸
陽宮得銅琴十三弦銘之曰璫璵之樂馬明生仙遊見
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雖損益
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堯
者雖亘千古而無弊非智巧之所能變易也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為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然後為勝

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無華飾以最古蛇腹紋為奇至有縫張池拆而聲不散者亦不加完獨此有三代遺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小存於中則絃手犂然而不諧此理之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譖就刑冤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真所謂有道之士不以

死生嬰懷者若彼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魄荒擾呼
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愉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時
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拳拳於一
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嘗令待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急令
呼寧王取羯鼓來為我解穢噫羯鼓夷樂也琴治世之
音也以治世之音為穢而欲以荒夷窪淫之奏除之何

明皇耽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張曲江忠鯁先見之言而狎寵祿山賊媚悅已之奉天寶之禍國祚再造者實出幸矣

蔡嵇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推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玩人知藏推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人常人十年上用

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筋和之惲驚其
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
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箏筑耳

有道

褚彥回常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
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撫
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慙離不可得

已彥回風流和韻施之燕間故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
以一家物與一家亦痛其須髯如棘無丈夫意氣耳

聞弦賞音

蕭思話領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
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賞卿
有松石間高意余謂促軫動操超然有高山遠水之思
者故不乏人而聞弦賞音最為難遇此伯牙所以絕弦
於鍾期之死也

琴趣

鳴弦傳

原空一字

要先有鈎深致遠之懷不規規於絃手之

間期較工拙便為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絃頽然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馬謝祖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此為得之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枯桐為甕者蔡伯喈聞其爆聲知其為良桐請於主人削之為琴果有殊聲而燒痕不盡

因名之焦尾後人遂劬之如林宗折巾飛燕唾花皆以醜為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拆之是為八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廸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銳澤
出陳瞻之右文潞公嘗從廸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
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
抄烟以湯瀹起揖公對啜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
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為墨病俗子不知
也

陳瞻傳異人膠法

陳瞻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

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則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為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為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敵馬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贍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任蓋百倍矣贍死婿董

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綴恨其即死流傳不多也
董後有張順亦膽瘠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膽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為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
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
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
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
於枯井而死體背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

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
為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
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
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
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為墨者以意
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

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為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為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為人有信義前後為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

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為余言膠法并
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
也珪年七十餘終宴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
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
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珪對膠於
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為膠所蔽逮年
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
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

炭耳攷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
煨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即小丸摩
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煨莊
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因謂珪曰幸多自
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
銘曰柴珣東窰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珣郭遇明皆
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為世業其用遠
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江通輩或不自

金文四庫全書 卷八
入山亦多即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
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
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真
可截紙子遇不為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

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海南松爆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為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爆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數餅故墨色艷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澣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
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
於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寶也神廟朝高
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
其自珍祕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
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
九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

手製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壁

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尤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為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壁也

精烟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處無佳墨取四

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為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已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為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為善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為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壁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

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過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黥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耿德真江南人

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瑄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樺烟為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

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為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緊薄不為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間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藏者背
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
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携研
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渚紀聞卷九

宋 何遜 撰

記研

端溪龍香硯

臨汝史君黃莘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父孝綽字逸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戶之廬莊
戶硯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為硯
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
在焉因目之為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為惡人所
奪祕不語人每為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
臘之亂亡之矣僧謙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舅祝君子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研

吳興余拂君厚家所寶玉蟾蜍研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殯正懷研柩側已而聞袖中噴然有聲視之蜍腦中裂如絲蓋觸尸氣所

致也

端溪紫蟾蜍研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
五字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研其腹疵
垢直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
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頰出尤物雕龍淵懿
傾漈渤安世屢欲易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壁易向
叔堅矣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為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宰衡之日除其周旋
為端守屬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
滿公意一日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意非立鷺之所
因令沒水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
挽取疑其有異即以白守集漁戶維舟出之石既登岸
轉仄之若有涵水聲研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
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產至珍滋陰此潭以孕崖石

散為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即輩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鶯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為二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研應有二何為留一自奉得無效雷豐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于一家以啓人貪心託以解職後面獻而公以擅移陵寢事籍其家矣而研不知所在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滕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

賞鑒為余言其親黨氏有先為端州者得二石石硯璞
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
請為磨治云須得美石有鋒刃而不劇如端溪石者發
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湖以歸曰是非尤
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與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研璞
斯原去一字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使公
見其梗槩也細視之則石面脉理深青色盤絡如栢枝
狀漫不曉其為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

去曰後十日可賀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遊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硯正圓中徑七八寸渾厚無瑕於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研矣

呂老煨硯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煨出視之瓦礫也有教之為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為誌呂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

其名而為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
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
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為真余兄子碩所獲而作
玉壺樣者尤為奇物余嘗為之銘曰真仙戲幻其璞顧
彼瓴甕為有慙德範而為研以極其妙則金瓦幾於同
價

澄泥研

悟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

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壘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為天誘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研是非故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即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饒以為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

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為真每硯成受水處常恐為沙粒
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為研
而不加澄濾如後來呂硯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余為
詩將刻其後云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英豪
礫裂異肩踝終令盜坏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
有食槽馬人愚瓦何罪淪蟄翳梧櫨錫花封雨苔駕彩
晦雲罅當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
揮寫歸參端歛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捐百金訪獲從吾

詫興亡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亦以材用捨
徒令瓴甃餘當擅瓊瑰

原空一字

士患德不備不憂老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研

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為壯麗後世耕
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為研號為奇古歐陽文
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
紹於冀州紹死逐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望某軍而
名曰袁侯臺魏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

以居名譙友至今南皮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
瓦形製哆大擊之鏗然有聲吾之子遂取其斷缺者規
以為研其堅與鐵石競屢敗工斷之具僅能容之而特
潤綴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
非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所序而遂銘之曰方崢嶸
煥奕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隆棟必傾而華穰終折洎
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澡澤薦藉而參夫文
之而銘之曰鑄金為觚提携顛倒持指之宜發於隱與

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庶幾允蹈

古斗樣鐵護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斗樣溫潤如玉為滌者墮地缺其受水處慨惜之餘乃取以漆固而鐵護其外中固無傷也遂銘之曰左轡馬宮形則虧矣胸中之書振耀百世

吳興許採五硯

吳興許採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自為兒

時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求取不已
常言吾死則以硯覓壙無遺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謨所
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緣有一眼
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
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十數暈金翠周間與孔雀毛間
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
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
又圓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

所用者莫養正為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
不巧見謂椎魯無文即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石玉
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為之銘云
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眼而知默祈漸摩
以窮年為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畫八硯

水曹趙疎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遂先博士為
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嶮置局城下最

為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製
精楷蘇州張珙妙於刊鐫三年而後成甚自秘惜不易
以與人與其所獲丁晉公家王右軍小楷樂毅論積藏自
隨得之者以為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端
石長尺餘濶七八寸溫潤宜墨雲端石若此大者至艱
得求之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為八硯云性懶滌硯又不
奈宿墨滯筆日用一研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新
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硯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為數板用精鐵為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代寶余於崇寧間見安定郡王趙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後拜公于錢塘湧金門賜第出研案間云生平玩好盡喪盜手而此研常所受用復外樣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鐵肆中得一枚絕與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鵲

竹而得之工製堅密今人不能為也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
君得之於外姪黃材成伯黃以嗜研求為婺源簿既至
顧視一老硯工甚至秩滿而研工餞之百里探懷出此
研為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黃始責其
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則
龍尾溪當泓為鯨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

護之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
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為勝絕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
此用之終身云莫養正為之銘曰膚寸之珍雲蒸霧出
小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肺腸與之為一季子受之周
旋勿失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膚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而徑七
八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

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
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携硯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未
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僧研

比丘了能蓄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
有李端叔銘云踏碓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
傳子傳孫至今為祥為瑞有美了能比丘人上長出一
頭各字半露消息伎倆非閒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

身湧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丈家集
遺此銘故錄之

躍魚見水石中

徐州護戎陳臯俱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盃圓淨
無雕鏤紋盃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卮也陳用以貯水注
硯因問硯之中有一鰕長寸許遊泳可愛意為偶汲
原空一水得之不以為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缶中盡出餘水
字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

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為何寶也余視之數矣
時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鑿呂梁之嶮辟陳督役目覩斯
異因言其項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
將為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
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
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
泓水一鯽躍出撥刺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孟之類
也余又記虜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黃龍府虜主新

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盃魚盆為獻金盃半猶是磁云
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冶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
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
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
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為
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蟾自滴

古銅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蟾研至不假

人力而蝮口出泡泡殞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甚異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寶晉齋申公之孫伯深云

雷斧研銘

余經雪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皆如玉因擇其厚者窪而為研膚理銳澤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窪治則以鐵為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凡案間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殞星

龍雨刀槩是從震霆散墜風雹形實斧也其質玉壁窪而為硯以資銳澤與翰墨而周旋誅姦諛之死梟

春渚紀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渚紀聞卷十

宋 何遜 撰

記丹藥

序丹竈

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於談訪者蓋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為金化鐵為銀以救饑人故後人以煨粉點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

法曰點茆亦有取丹頭初轉伏朱以養黃茆死礪以乾
求如漢之王陽妻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鴉嘴金以
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龜毛兔角
而為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
密受真訣知而不為者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
世費資鉅萬而了無一遇者

鳳翔僧煨朱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煨法欲

以相授幸少憩我廬也坡語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為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為之不久果敗官而歸其法以一藥煅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入煅朱一錢與金俱鎔既出坯則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顏瀆遺老亦詳記之龍川錄云

居四郎伏硃煨丹砂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煨朱法其法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蓋煨之朱已伏火即日用炭火二兩空養不論歲月要用即取水銀與足色金對母結成母砂子取煨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毬上熾炭十斤籠砂煨之俟火半紫燭起去火出寶淬梅水中則俱成紫磨金不再坯溶便可製器用也而老居未嘗對人言亦未輒用一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

曰我之煨法世唯語韓魏公矣非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自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費妄求訪以盡資用因語數法皆不能成實世謂藝法者授之并語目覩數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郎賀致中為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

視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為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撼瓢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為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

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
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
累資用素窮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為已奉不踰年
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丹陽化銅

薛駝蘭陵人嘗受異人煨砒粉法是名丹陽者余嘗從
惟湛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帖抄二錢七相語曰此我
一月養道食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為爛銀若就市貨之

煨工皆知我銀可再入銅二錢比常直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白而加光礬取棗肉為圓俟溶銅汁成即投藥甘鍋中湏臾銅汁惡類如鐵屎者膠着鍋面以消石攪之傾槽中真是爛銀雖經百火柔軟不變也此余所躬親試而不誣者後亦許傳法而賊亂不知所在矣

煨消愈疾制永

姑蘇查先生得煨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為莫逆而法不

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孟今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為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消所成也當取汞置孟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為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孟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用力將竭可携來為公加藥為之也僧取孟授查即碎孟別鎔門臨大河俟消成汁即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懊恨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雲川人與余為姻家待制公沈純誠之季也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間亦留心煅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我術正是點茆耳空曰出家兒豈當更學此若一有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一藥點銅為金而所造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携行或為人所窺爾因出一紙褰視空質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數錢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

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拜禮稱贊云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且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為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為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遠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為期却以此月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

死矣遂舉酒為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即留二
浙轉首之間忽復至期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
待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叅較之內一茆法差
似簡易即試為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
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烹
而色益黃意謂藥少未至增藥再烹及出垆中則真金
矣更相驚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衆復相與謀曰常聞
京師鑾家金肆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仙

秘術也復被而行至都以十兩就市鑾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加紫燭即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復相慶曰我輩窮訪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分以為別即市半邊宮醢大嚼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發火延于屋風勢暴烈不可救撲火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破烟燭從稠人中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酒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下

鎖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即悔過祈天且誓為僧及不復
再作或遇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為之不敢毫髮
為已用也況敢傳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集
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靳也空既聆其說亦不
敢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
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永鐵皆成庚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

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
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求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
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
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釜
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
見一蛇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
磨頃之漲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至
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第問客就訊之

云正為腹漲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卧牀急挈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為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糝製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賣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丹竈夜

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沈玉琥珀色稱取二錢重用
水銀一兩同入鐵鉋中以盞覆之置火上頃之作嬰兒
聲即開視以稱稱之并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
是死硫也又言臨安一山寺前有翁媼市餅餌為給而
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媼日用無過費
而純質如一日密語之曰我有乾汞法未嘗語人念
爾翁媼甘貧於井市且老矣可坐受安逸翁媼即謝而
受其方并面乾汞示之數日翁媼復携餅餌造僧房見

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祕方以休養二老然老夫婦亦自有一薄術自謂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餅肆以畢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汞糝製即成黃金矣老僧慙慙禮謝翁媼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不知真凡骨也翁媼既歸明日僧出訪之則空空矣

市藥即乾汞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為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

在已也貧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秘乾汞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疏方示公并令公市藥與汞取汞置鐵鉢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聞鉢中嬰兒聲即揭起示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畧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為之此不願為也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倘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汞與方

潭水中道士笑謝曰我非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器讀書且囑之曰吾待汝十年遊學若至期不第即還代我掌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季常寧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藥瓦成金

李樞公慎副車李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帥祕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長主召捷至為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見否捷曰此亦

戲劇耳時坐爐側提令取新瓦一片手段之取所酌酒
盃置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盃酒散
湯已耗半取瓦視之則兩角浸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
角元是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婁
敬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而布紋仍在也

變鐵器為金

閤門宣事陳安正云其姻家劉朝請者在鎮江常延顧
一道人臨行借取案間鐵銚云欲道中煖酒用既與之

數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鉞還劉囑曰慎勿遺墜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鉞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勤也即置之閒處一日取鉞作糊既滌濯之視鉞柄有五指痕反轉握處皆成紫金色驚歎累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蓋是其真氣所化也

春渚紀聞卷十